

之	叢	知	世
八	書	識	界

(增訂本)

新民主國家論



著 鏞 大 陶
行 刊 社 識 知 界 世

世界知識叢書之八

新民主國主義論

陶大鏞 著

上海世界知識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

新民主國家論

世界知識叢書之八

• •

• •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初五版

著作者

陶

大

鏞

出版者

上海(0)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世界知識社
電話一八四八九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五元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目錄

歐洲的苦難與新生·····	(一)
---------------	-----

一 是誰帶來的苦難·····	(一)
二 有矛盾，還不會有戰爭·····	(三)
三 新時代·新民主·新世界·····	(五)
四 光明在召喚·····	(七)

論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	(一〇)
------------------	------

一 新民主主義簡釋·····	(一〇)
二 經濟計劃的本質·····	(一一)
三 爲工業化而建設·····	(一四)
四 向匱乏宣戰·····	(一六)
五 觸到了「全民所有」的邊緣·····	(一九)
六 有辛苦，也有蜜甜！·····	(二二)

論新民主國家的土地改革……………(二三)

- 一 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二三)
- 二 戰前東歐是「農民的地獄」……………(二五)
- 三 消滅封建地主主義的基本前提……………(二九)
- 四 「耕者有其田」的理論與實踐……………(三一)
- 五 從耕者有其田到土地國有……………(四〇)

論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四三)

- 一 國有化的基本認識……………(四三)
- 二 兩大惡瘤：官僚資本與列強資本……………(四六)
- 三 鋪一條產業革命的新路……………(四九)
- 四 工會領導國有運動……………(五四)
- 五 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與必要……………(五八)

論新民主國家的經濟建設……………(六一)

- 一 經濟建設的三大支柱……………(六一)

論新民主國家的國民生活

- 二 波蘭：從混亂到穩定……………(六一)
- 三 捷克：爲和平而增產……………(六五)
- 四 匈牙利：與痛苦訣別……………(六八)
- 五 保加利亞：舊社會已逝去了……………(七〇)
- 六 南斯拉夫：向時代挑戰……………(七三)
- 七 羅馬尼亞：在奮鬥中……………(七四)
- 八 有困難，不會有災難……………(七六)

論新民主主義的本質

- 一 政治生活：免於恐懼……………(七九)
 - 二 經濟生活：不虞匱乏……………(八三)
 - 三 社會生活：博愛與和平……………(八八)
 - 四 文化生活：快樂與健康……………(九二)
- 論新民主主義的本質……………(九六)
- 一 時代背景・社會背景・歷史任務……………(九六)
 - 二 商品經濟・計畫經濟・經濟計畫……………(九八)
 - 三 一個新型的・過渡的・特殊的社會形態……………(一〇一)

中國解放和東南歐……………

(一〇六)

- 一 處於同一個歷史階級……………(一〇六)
- 二 從資本的有機構成來看……………(一〇八)
- 三 從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來看……………(一一〇)
- 四 從新民主主義的基本國策來看……………(一一一)
- 五 從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資源來看……………(一一三)

南斯拉夫在歧途上……………

(一一五)

- 一 「親者痛・仇者快」……………(一一五)
- 二 個人英雄與全民領袖……………(一一六)
- 三 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一一八)
- 四 冒險主義與機會主義……………(一二二)
- 五 「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一二五)
- 六 並沒有第三條路……………(一二七)

後

記……………

(一二九)

歐洲的苦難與新生

一 是誰帶來的苦難？

戰後歐洲的容貌，已整個改觀了。這三年內，它天天鰥寡在苦難里。苦難宰割着歐洲政治，苦難更癱換了歐洲經濟。但，究竟是誰給歐洲帶來了這樣的苦難？

是希特勒！是納粹主義！是法西斯侵略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歐洲犧牲了二千萬（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壯丁的生命，歐洲更喪失了二千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財富！（這指直接損失，間接損失還要超過！）這人力與物力的折損，已使歐洲的元氣，虧蝕殆盡了。就工業生產說，戰後的法國，已減少了五分之一，波蘭與捷克減少了二分之一，比利時與德國，竟減少了三分之二！再就農業生產說，匈牙利減少了四分之一，德國減少了三分之一，波蘭與捷克減少了三分之一，南斯拉夫幾乎減少了四分之三！戰爭剛結束時，全歐一片瘡痍。各國雖在破碎的山河上，從事復興，但民窮財盡，困難萬千。如果再走戰前資本主義的老路，不僅緩不濟急，也實在此路不通。所以，戰後歐洲的社會經濟，就到了非「變」不可的階段！

今天，就正值歐洲蛻變的前夜（東歐已「變」了）！它可從各方面反映出來：在政治上，平民力

量已經抬頭，勞動階級漸漸取得了領導地位，民主的聯合政權，就是它的具體表現。在經濟上，貧富兩極化，更形尖銳，使中產階級及小市民層，都發出了「經濟革命」的叫喊。在意識上，資本主義已被公認為「時代錯誤」，社會主義也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苦難的現實，改造了每個人的價值觀念，使他們真切地認識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必然的「變」的過程。

翻開近代史來，我們就會明白：「歐洲是世界舞台的中心」。每一次歐洲的變革，也必然會引起一次世界性的革命。法國大革命與英國工業革命，就是最典型的史例。法國大革命給世界帶來了民主主義，英國工業革命又給世界帶來了資本主義。因而，這次歐洲的變革，在本質上，就指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蛻變，它的結果，必然是民主主義的新生與資本主義的揚棄。換言之，它將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歷一番根本的改造！

這是戰爭的苦難，給戰後歐洲帶來的新形勢，它甚至使英、法兩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搖搖欲墜了！爲了挽回「資本主義的厄運」，美國——這最後也是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在歐洲掀起了「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大轟，想阻攔時代的洪流。杜魯門總統的「援助希、土法案」（一九四七年三月），是一個開端，到馬歇爾提出了「援歐計劃」（六月），就發展到頂點。本來，在戰後的歐洲，祇有一股「變」的主流，如果順應「變」的趨向，決不會泛濫成災。現在，從大西洋對岸，又滾來了一股「反變」的逆流，於是，這兩股巨流，就相激相盪，飛濺出滔天的浪花。這情勢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沒有「希、土法案」，東西兩大集團的對峙，還不會那麼劍拔弩張；如果沒有「馬歇爾

援歐計劃」，也不會有「九國共產黨聯合宣言」，杜魯門、馬歇爾主義使苦難的歐洲，帶來了更大的苦難！

二 有矛盾，還不會有戰爭！

苦難，是時代苦悶的象徵！有些悲觀主義者與失敗主義者，捉住了這個時代的表象，就憂忡地發出了「美蘇必戰論」。這種論調，不祇是荒謬的直覺，實可稱為罪惡的歪曲。我們始終認為：今天的歐洲，雖則存在着矛盾，但美蘇還不會發生戰爭！

因為，歐洲的政治糾紛，是與兩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一是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國際矛盾；另一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從俄國十月革命以來，這兩種矛盾雖共同決定着歐洲的歷史發展，但它們却表現了不同的強度與深度。大體說來，在這次大戰前，國際矛盾始終支配了歐洲政治。可是，當希特勒進軍萊茵後（一九三六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就日趨尖銳；到英、德宣戰，這個內在矛盾，已超越了國際矛盾。最後，三強更收斂了國際矛盾，並肩作戰，這樣，才保證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戰後的形勢，顯然起了變化。新的國際矛盾，又一天天脹裂開來。然而，直到今天，還不能用這個國際矛盾，來掩蓋或沖淡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相反地，戰後的國際矛盾固在滋長，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更表現得強烈與尖銳。同時，戰後歐局震盪的基本繫結，主要還是由於資本

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

戰後法、義的政潮與工潮，就可說是這個內在矛盾的縮影。戰後的法、義人民，雖像其他歐洲人民一樣，已經得到了民族解放與政治解放，但災亂的生活與飢餓的肚子，鞭驅着他們，使他們自發地要求進一步的社會解放與經濟解放。今天法、義政府的所作所爲，既有違反法、義人民的願望，他們當然要奮臂怒吼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如果法、義人民沒有這樣切膚的革命要求，戰後的巴黎、馬賽、羅馬、米蘭等市，就不會有如火如荼的罷工風潮（法會有二百萬工人參加，意會有一百五十萬工人）。因而，法、義的工潮，本質上，就是一次政潮——要求社會解放的政治鬥爭。倫敦泰晤士報社論說得非常深刻：「如果得不到他們（指法、意工會）的合作，任何國家復興的嘗試，都不會有什麼成就」。（一九四七·十一·十九該報）

有些人，把法、義的政潮與工潮，看作變相的美蘇之爭，這種觀點，也是偏激的。美蘇的雄峙，固足「影響」法、義政治，却不能「操縱」法、義政治。法國政府如果死心地跟着美國，就不會向美國埋怨「魯爾復興計劃」；法國政府如果一味地仇視蘇聯，也犯不着去向蘇聯請購小麥。何況，「政府是人民意志的表現」，法、義政府的內政與外交，如果走上了違背人民利益的道路，即使沒有美蘇的外鑠影響，法、義國內也同樣會發生社會矛盾，換言之，也同樣會發生政潮與工潮的！

其次，從英美的微妙關係來看，我們也還找不到第三次戰爭的根據。英國今天雖由信奉社會主義的工黨執政，但它還沒有改變英國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它必然是資本主義

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決鬥。如果今天會有這樣的大戰，英美勢必站在一條戰線上。可是，今天英美間的經濟矛盾，實有甚於英蘇間的政治矛盾。英鎊停止自由兌換（一九四七·八·廿）無非意味着英鎊與美元的鬥爭；日內瓦關稅談判的幾次擱淺（一九四七年五月至十月），更充分暴露了英美間的貿易戰爭。英美間的矛盾存在一天，美蘇間即使也有矛盾，還不致擴大為戰爭。我們認為：至少在眼前，英美間的經濟矛盾，還絕對消除不掉。英美雖則還「同床」，但早已「異夢」了。（最近，更可從巴勒斯坦問題上看出！）

當然，我們也並不否認：由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經濟體制的對立，「可能」從矛盾擴大為戰爭。但，「可能」不是「現實」，更不是「必然」。祇有當兩個經濟體制的國際矛盾高過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的時候，這戰爭的「可能」，才會從「現實」變為「必然」。可是，今天歐洲的現實條件，還沒有發展到那種程度，因而，三次大戰，目前還絕對不會從「可能」變為「必然」。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看到兩個世界的國際矛盾，可以警惕，却萬萬不能強調或鋪張，尤其不能把矛盾看成戰爭。無論如何：今天在苦難中掙扎着的歐洲，即使有美蘇的矛盾，還不會有東西集團的戰爭！

三 新時代·新民主·新世界

戰後的歐洲，雖掙扎在苦難裏，但這苦難，是產前的陣痛，是新生的考驗！戰爭給歐洲帶來了苦難，也給歐洲帶來了一個新生的時代。

這個新時代的歷史內容，就是前捷克總統貝奈斯所說的新民主主義（New Democracy）。他說過這樣幾句警語：「每一次現代戰爭，不可避免地將給歐洲帶來革命。……這一次，從歐洲大陸來看，它正從自由主義蛻變爲一種以社會主義成份爲主的新制度」（見「捷克國有運動」，頁五）。他認爲，這「新民主主義，就是繼續爲一個理想的社會而鬥爭」（見「民主主義的今天與明天」，頁二一〇）。

所以，戰後歐洲的新生，事實上，即爲民主主義的新生。這個新民主主義，在東歐已經枝粗葉茂，在西歐，也已吐苗露芽。東歐土地改革與國有化政策的順利推行，已爲新民主主義奠下了不拔的基石。東歐工會組織與合作制度的發育壯大，更照耀了新民主主義的光輝的前途。「戰後波蘭的革命，表現了最優良的進化傳統」（倫敦「經濟學者」週刊，一九四六·五·廿五）。戰後捷克的經濟改造，也創造了一個「人民的春天」（同上，一九四五·六·卅）。戰後的南斯拉夫，「無論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都已有了可佩的進步」（同上，一九四六·一·十九）。「在匈牙利、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法西斯組織已澈底解體」（同上，一九四六·五·十一）。「在長期紛擾的歐洲的一角（按指東歐），能够有這樣的國際和平與經濟合作，是值得我們大大歡迎的」（同上，一九四七·八·九）。由於東歐新民主主義的美麗與生動，使英國最正統的「經濟學者」週刊，也寫下了這許多頌辭。最近，英國坎特伯里副主教訪遊東歐歸來，更讚不絕口，他稱東歐新民主國家爲「燦爛的新世界」。

東歐新民主主義的發榮，給西歐一個新的刺激與活的榜樣。儘管今天英、法、義等國的政權，仍

爲保守集團與金融寡頭所左右，但牠們的社會地位，顯已動搖，牠們不能再一意孤行。西歐社會內部的糾纏，就反映新民主主義的力量正在那兒醞釀。西歐國家所施行的社會改良主義，即使非驢非馬，也不能不看作一種「變」的朕兆。從西歐諸國的選舉來看，表面似趨右傾，實則並不盡然。在英國，工黨市選慘敗，祇能表示英國人民對工黨的一種怨憤的抗議，所以，在過去三十三次國會議員的補缺競選（By-election）中（自工黨執政至一九四七·十一·廿五），工黨還沒有失敗一次，這說明英國人民還能以大義督責工黨（英國市選不能影響中央政策）。在法國，戴高樂集團雖曾在市選中佔了上風，但還沒有力量，來推翻第四共和。戰後法國政潮與工潮的汹涌，也正表示法國民主力量的日益壯大。如果戴高樂還想上台獨裁，那法國可能演出內戰的悲劇。就說義大利吧，由於左翼勢力浩大，蓋斯貝里政府也還不敢明目張胆地反蘇反共，否則，也可能導致內戰。英、法、義是西歐的三大支柱，在它們國內，新的民主陣營，都已有了不可壓服的力量，這遲早會轉移西歐的政治方向，使它也一天天從舊民主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去！

四 光明在召喚

本來，歐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經濟單位，西歐工業進步，東歐農業發達，彼此可分工合作，共存共榮。今天，儘管在政治上，東歐與西歐儼似二個對立的集團；然而在經濟上，它們畢竟還分不開來。每一個西歐國家與每一個東歐國家，幾乎都已重建了互惠的貿易關係。我始終認定：歐洲問題的

本質，是經濟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因而，這一根經濟紐帶——東歐與西歐的生命紐帶，才是歐洲的光明與幸福的泉源。馬歇爾計劃非但不能把歐洲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反而僵化與麻痺了歐洲經濟。東歐比西歐窮，東歐戰時損失比西歐慘，東歐經濟遠比西歐落後，為什麼今天東歐的社會經濟已欣欣向榮，而西歐人民還在那里啼飢號寒呢？東歐的經濟復興，既不靠美元，也不靠盧布，祇靠新時代的新民主主義！靠了它，廣大農民從封建剝削中解放了出來；靠了它，全體工人掙斷了「人吃人」的生產關係；靠了它，一切勞動人民得到了人的地位與工作的自由，他們會自覺地自動地提高生產熱忱，他們願意用汗的代價來感謝心的再生！他們不乞求剩飯殘羹，他們要用自己的辛苦，來培育新時代的甜果。雖則，果實還沒有從樹上掉下來，但已纍纍地掛在那兒了。

再看西歐，十六個國家正眼巴巴地渴待着金元。是的，金元是有用的，但金元同樣可以害人！充其量，金元祇能救救「急」，却絕對救不了「窮」，說不定還緩不濟「急」。戰後的英國，就是一個大教訓！英國出讓了一部分帝國經濟權益，向美國獲得了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借款，但祇用一年零七個月，已耗得精精光光了。這筆款，既救不了英國的「急」，却使它變得更「窮」。結果，就釀成了英國空前的經濟危機。現在，工黨政府似已大夢初醒，想來自力更生了。根據這次「馬歇爾計劃」，在四年內，西歐十六國所能得到的貸款總額，不過二百億美元，每年平均祇有五十億美元，還要由十六個國家來分攤，每個國家又能得到多少呢？

所以，馬歇爾計劃是絕對救不了西歐的。西歐今天最急要的，不必是金元，而是更高度的民主。

如果西歐不求社會經濟的改造，即使借到了金元，也一定會蹈英國的覆轍。如果西歐國家能接受時代的洗禮，發揚新民主主義，決心自力更生，就一定會像東歐那樣，一天天走上經濟繁榮之路的。同時，根據這個新時代的民主原則，又可重建一個民主的德國，使它不再為獨佔資本主義所毒化而重禍世界！如果民主德國能够建立起來，它不僅將為中歐的安定力量，且可加速歐洲的經濟復興。否則，對德和約問題，將「治絲益亂」，就永遠得不到合理的解決。

這一個光明的現實——民主主義的新生，正在召喚着歐洲。因為存在着這樣一個光明的現實，在今天的歐洲，就更不會發生三次大戰！相反地，在現實的苦痛的教訓下，它還能縮短東西歐的距離，化除東西歐的猜忌與偏見，使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國際經濟的比重上，漸漸壓倒資本主義，到那天，獨佔資本主義已失去優勢，當然不敢發動侵略戰爭了。這也許是一個遙遠的夢，但相信人類的智慧，可以將人類自己導上一條永久和平的大路上去！

論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

一 新民主主義簡釋

時代的巨人，把新民主主義帶進了戰後的世界。在這樣一個狂風驟雨的大時代裏，新民主主義又給「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羣，散放出希望與幸福的光輝。

到今天，新民主主義不再是美麗的憧憬，它已化爲動人的現實了。在波蘭、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的大地上，新民主主義不但吐了苗，且已生了根；它的鬚根，已從東歐的一角，漸漸伸展到每一個接受時代洗煉的角落。

從社會經濟結構看，新民主主義國家既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變態」，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化身」。更不能說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湊合」。它代表一種過渡的社會型態，具有特定的歷史內容。一方面，由於主要生產手段收歸國有，它不單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另一方面，由於小私有生產者（特別是「耕者有其田」）繼續存在，它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它雖已走出了私經濟的「人吃人」的「地獄」，但還沒有踏進公經濟的「人愛人」的「天堂」。它正朝向社會主義的征途進軍。由於在政治上，它有一個以廣大勞動人民爲骨幹的新民